



ISIS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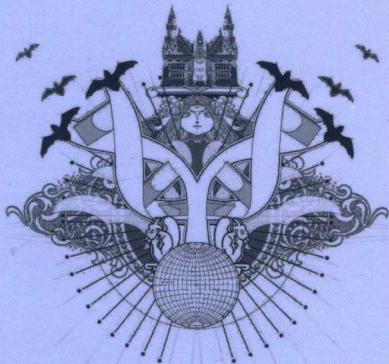
科幻研究系列

江晓原 主编

*Nature*杂志 科幻小说选集

FUTURES from *Nature*

【英】亨利·吉 / 编 穆蕴秋 江晓原 /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ISIS文库
科幻研究系列

江晓原 主编



FUTURES from *Nature*

【英】亨利·吉 / 编
穆蕴秋 江晓原 /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系“*ISIS* 文库·科幻研究系列”之一，选择收入了历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的短篇科幻小说 66 篇，分为 10 个主题，依次为：未来世界·反乌托邦·机器人·人工智能·脑科学·克隆技术·永生·吸血鬼·植物保护主义·环境·核电污染·地外文明·时空旅行·多重宇宙·未来世界·科技展望。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西方科幻的主流观念——反思科学技术。作者们想象了未来社会中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应用之后的种种荒谬局面，表现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深刻忧虑。考虑到这些小说竟发表在久负盛名的 *Nature* 杂志上，则又展现了另一层深远的意义。

FUTURES FROM NATURE

Copyright © 2007 by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授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11-1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英)吉编;穆蕴秋,江晓原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IS* 文库)

ISBN 978-7-313-12541-5

I. ①N… II. ①吉…②穆…③江…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1467 号

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

编 者: [英]亨利·吉

译 者: 穆蕴秋 江晓原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韩建民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上海华文印刷厂

印 张: 17.25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2541-5/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6889281

总序

江晓原

ISIS文库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依托本校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科研优势和文化资源，重点打造的科学文化类图书品牌。收入文库的图书，以引进翻译为主，兼采原创作品，力求同时满足如下三大原则：

- 一、与科学技术相关；
- 二、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 三、有趣。

ISIS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丰饶女神，水与风的女神，她被视为女性和忠贞的象征，又是航海女神，还是死者的女庇护神。其形象为女性王者。科学史之父者乔治·萨顿博士把他创办的科学史专业期刊命名为 ISIS，寓意深远。

ISIS文库目前下设“科学政治学”、“科幻研究”、“兵器文化”、“科学与时尚”四个开放系列。

类似文库国内出版社已有尝试，最著名者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等等，珠玉在前，值得重视。但 ISIS 文库与这些丛书的最大区别，或许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如果说前者看待科学技术的眼光有时仍然不免有所仰视的话，那么 ISIS 文库决心平视科学技术——甚至可以俯视。

科学有过她的纯真年代，那时她还没有和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那样的科学，可以是传说中牛顿的苹果树，甚至也可以是爱因斯坦年

轻时的“奥林匹亚学院”。但是曾几何时，科学技术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是我们自己促成的，因为我们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不错，科学技术真的给了我们经济效益，给了我们物质享受。但是，这样的科学技术就已经不再是昔日的纯真少女了。

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就像一位工于心计的交际花。她艳光四射，颠倒众生，同时却很清楚自己要谋求的是什么。而且她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围绕在她石榴裙下的倾慕者们，许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昔日纯真少女的倩影中，他们是真心热爱着她，崇拜着她，对她有求必应，还自愿充当护花使者……

今天的科学技术，又像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这列车有着极强的加速机制——这种机制曾经是我们热烈讴歌的，它正风驰电掣越开越快，但是却没有刹车装置！

车上的乘客们，没人知道是谁在驾驶列车——莫非已经启用了自动驾驶程序？

而且，没人能够告诉我们，这列欲望号特快列车正在驶向何方！

最要命的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列列车上，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下车了！

有鉴于此，ISIS 文库将秉持文化多元，思想开放之原则，力争为读者提供优秀读物。

“科学政治学”系列，主要关心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及互动，也包括科学技术运作中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政治。

“科幻研究”系列，主要关注科幻作品的思想性——对科学负面价值的思考、对技术滥用的警示、科学技术对人性及伦理的挑战等等。这个系列以研究论著为主，也会适当包括某些科幻作品的重要选本。

“兵器文化”系列，关注现代武器发展中与文化的联系及相互影响。

“科学与时尚”系列,关注科学在电影、杂志等时尚文化产品中的形象、科学与时尚文化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

如果你还是那位交际花石榴裙下的倾慕者,希望文库能让你知道她的前世今生。

如果我们已经置身于那一列无法下车的疯狂快车上,希望文库至少能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的处境。

2013年7月1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目 录 | CONTENTS

《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导读——兼论 Nature 杂志与科幻的百年渊源 / 001

前言：怀念未来 / 013

一、未来世界·反乌托邦

1. 施塔特勒的奇想 / 023
2. 完美爱人 / 027
3. 取而代之 / 031
4. 坠落 / 035
5. 2054 年奥斯卡颁奖典礼 / 038
6. 20-2 / 041
7. 防患未然 / 045
8. 地球之脐：纽约 2057 / 048
9. 印刷犯 / 051
10. 推销手段 / 054
11. 吉姆的应答机 / 057
12. 产品开发 / 060
13. 纳迪亚的花蜜 / 064
14. 无法模仿 / 068
15. 类型文本 / 071

二、机器人·人工智能

16. 候选人 / 077
17. 终极审判 / 081
18. 超级赛事 / 084

19. 戏剧人生 / 087
20. 随机存储器相移 2 / 090
21. 智能伙伴陪伴的一生 / 094
22. 高迪给了我你的名字 / 097
23. 忍无可忍 / 100
24. 最伟大的旅行 / 103
25. 充电员 / 107
26. 贾罗德·福斯特的报告 / 110

三、脑科学

27. 适罪量刑 / 117
28. 证明万有精神论 / 120
29. 超感网络 / 123

四、克隆技术

30. 迪昂·哈勃之痛 / 129
31. 肉 / 132

五、永生·吸血鬼

32. 不老猫咪 / 137
33. 吸血鬼再访 / 141
34. 因他已啜饮蜜露…… / 144

六、植物保护主义

35. 爸爸的小失误 / 151
36. 163号未发表的伟大试验 / 154

七、环境·核电污染

37. 祖父的河流 / 161
38. 沙堡:一个反乌托邦 / 164

- 39. 切尔诺贝尔的玫瑰 / 167
- 40. 乔治岛独立共和国 / 170

八、地外文明

- 41. 被拒绝的感情 / 175
- 42. 火山冰下的秘密 / 178
- 43. 世界尽头的热狗 / 181
- 44. 阿尔比阶信息 2047 / 185
- 45. 接触谜语 / 188
- 46. 爱丽丝的秋天 / 191
- 47. 钥匙 / 194

九、时空旅行·多重宇宙

- 48. 特斯拉行动 / 201
- 49. 照顾自己 / 204
- 50. 隐身人 / 207

十、未来世界·科技展望

- 51. 为与不为,皆遭毁誉 / 213
- 52. 玩具飞机 / 216
- 53. 毕加索的猫 / 219
- 54. 快乐旅程 / 222
- 55. 我们并非人类? / 225
- 56. 爱情药剂 / 228
- 57. 舌尖上的神 / 232
- 58. 我爱米拉:一次美丽的遭遇 / 235
- 59. 喇叭花是我的好朋友 / 238
- 60. 最后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 241
- 61. 勇者无畏 / 245
- 62. 青蛙变王子 / 248

《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导读

——兼论 Nature 杂志与科幻的百年渊源

江晓原 穆蕴秋

神话里的童话

英国的《自然》杂志(*Nature*)创刊于 1869 年,百余年来,它成为一个科学神话,被视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它在中国科学界更是高居神坛,甚至流传着“在《自然》上发表一篇文章,当院士就是时间问题了”之类的说法。据 2006 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Cash for papers: putting a premium on publication, Nature* 441, 792)的文章说,当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 25 万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类似奖赏高达 30 万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而在风靡全球的“刊物影响因子”游戏中,《自然》遥遥领先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科学杂志——2013 年它的影响因子升到 40 之上。

然而,在这样一个科学神话中,也有不少常人意想不到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不妨称之为“童话”,下面就是这类童话中的一个:

2005 年,“欧洲科幻学会”将“最佳科幻出版刊物(Best Science Fiction Publisher)”奖项颁给了《自然》杂志!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怎会获颁“科幻出版刊物”奖项?在那些对《自然》顶礼膜拜的人看来,这难道不是对《自然》杂志的蓄意侮辱吗?《自然》杂志难道会去领取这样荒谬的奖项吗?

但事实是,《自然》杂志坦然领取了上述奖项。不过《自然》科幻专栏的主持人亨利·吉(Henry Gee)事后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颁奖现场“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对我们讲,《自然》出版的东西是科幻”。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自然》杂志上会有科幻专栏吗?

真的有,而且是科幻小说专栏!

从 1999 年起,《自然》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完全原创”、“长度在 850~950 个单词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该栏目持续至今。专栏开设一周年的时候,就有 7 篇作品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集》(Year's Best SF),而老牌科幻杂志《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和《奇幻与科幻》(F & SF),这年入选的分别只有 2 篇和 4 篇。2006 年《自然》杂志更是有 10 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

这部短篇小说选集,就是上面这个童话的产物。

类似的童话还可以再讲一个:

不止是科幻小说,《自然》对科幻电影也有着长期的、异乎寻常的兴趣。

2013 年的科幻影片《地心引力》(Gravity)热映,2013 年 11 月 20 日,《自然》杂志于显著位置发表了《地心引力》的影评,称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影片”。这篇影评让许多对《自然》杂志顶礼膜拜的人士感到“震撼”,他们惊呼:《自然》上竟会刊登影评? 还有人在微博上表示:以后我也要写影评,去发 Nature! 一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也称《自然》杂志“从无影评惯例”。于是这篇平心而论乏善可陈、几乎没有触及影片任何思想价值的影评,被视为一个异数。

然而,这个“异数”对于《自然》杂志来说,实属“不虞之誉”——因为《自然》杂志不仅多年来一直有刊登影评的“惯例”,而且有时还会表现出对某些影片异乎寻常的兴趣。例如对于影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 2004),《自然》上竟先后刊登了 3 篇影评。更能表现《自然》刊登影评“惯例”之源远流长的,可举 1936 年的幻想影片《未来事件》(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the Ultimate Revolution),根据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的同名小说改编,属于“未来历史”故事类型中最知名的作品。《自然》对这部作品甚为关注,先后发表了两篇影评,称其为“不同凡响的影片”。

多年以来,《自然》一直持续发表影评,到目前为止评论过的影片

已达 20 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2001: 太空奥德赛》、《侏罗纪公园》、《接触》、《X 档案》、《后天》、《盗梦空间》等,甚至还包括在中国人观念中纯属给少年儿童看的低幼动画片《海底总动员》! 仅这 20 部在《自然》上被评论的电影——注意影评的篇数明显更多,因为不止一部影片获得过被数次评论的“殊荣”,还远远不足以表明《自然》杂志与科幻之间的恩爱程度。《自然》杂志对科幻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对那些在心目中将它高高供奉在神坛上、尊其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的人来说,完全彻底超乎想象。

作为必要的相关知识背景,在这里考察一下著名科幻作家、反思科学主流的标志性开创者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的奇特渊源,应该是不无益处的。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威尔斯或许可以算世界上最知名、作品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他在科幻历史上占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而且他还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相当出乎现今学术界及公众想象的是,威尔斯和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渊源。这种渊源前人极少关注,而且很可能在《自然》杂志现今风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关键性的影响。

威尔斯的资深研究者帕丁顿(J. S. Partington)编过四部和威尔斯有关的文集,其中《〈自然〉杂志上的威尔斯》(H. G. Wells in *Nature*, 1893–1946: A Reception Reader, 2008),跨越“科学史”和“科幻”两个领域,收录了《自然》杂志上与威尔斯相关的文章 66 篇——这个数量在《自然》杂志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出版后,国际科学史界最权威的杂志《爱西斯》(Isis)和科幻领域的杂志《科幻研究》(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都发表书评做了介绍。

而实际上,《自然》杂志刊登与威尔斯相关的文章还不止 66 篇之数,这些文章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威尔斯在《自然》杂志上署名发表的文章,共计 26 篇,《〈自然〉杂志上的威尔斯》只收录了其中的 13 篇。这些文章涉及生理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通灵术等等,也包括现今意义上的“科普”和科学社会学性质的文章。

第二类是《自然》杂志上对威尔斯 40 部著作的 36 篇评论(有时数部作品合评),这些威尔斯著作包括科幻作品 11 部、政治作品 14 部、历史及传记作品 5 部、经济作品 2 部和一般的小说及文集 4 部。

第三类是涉及威尔斯的文章,共 17 篇,包括社会活动、“科普”、政治观点、文学创作等等,以及 1 篇讣告。

上述三类文本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从 1893 年至 1946 年威尔斯去世。威尔斯去世后《自然》杂志对他的关注也没有终结,后来至少还发表过两部他个人传记的评论。威尔斯与《自然》杂志渊源之深,作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如此之多,《自然》杂志对他作品又关注评论如此之勤,这是现今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

让我们开玩笑地设想,要是在现今的中国,仅仅 26 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按照前面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的“赏格”,威尔斯就至少可以得到 $26 \times 250\,000 = 6\,500\,000$ (650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至于院士,他恐怕可以当选好几回了吧?

边缘上的主流

科幻在中国,基本上还处在小圈子自娱自乐的状态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形可能稍好一些,但它在文学领域仍一直处于边缘,从未成为主流;若与科学相比,当然更是大大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杂志开设科幻小说专栏,对科幻人士无疑是一种鼓舞,他们很愿意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科幻尽管未能进入文学主流,却得到了科学界的接纳。于是在极短时间内,它就汇集了欧美一批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自然》“未来”专栏隐隐有成为科幻重镇之势。

不过,科幻虽然在文学和科学两界都屈居边缘,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当然也有主流和边缘之分,这主要是从创作的思想纲领,或者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而言的。从 19 世纪末开始,儒勒·凡尔纳(J. Verne, 1828~1905)那种对科学技术一厢情愿的颂歌走向衰落,以威尔斯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科幻创作为标志,主流的科幻创作就以反思科学、揭示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设想科学技术被滥用的灾难性后果为己任了。这种主流倾向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都有极

为充分的表现,该倾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 19 世纪末以来较有影响的科幻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光明的未来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部《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我们可以看到它再次证实了上述反思科学的科幻创作主流。

在这部小说选集的英文原版中,编者亨利·吉——他正是《自然》杂志“未来”专栏的现任主持人——并未对入选的小说进行主题分类。现在中译本的十个主题,是笔者将 66 篇小说分类归纳并重新编排的结果。

第一个主题“未来世界·反乌托邦”,其下有 15 篇作品。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反思科学的科幻创作主流中,反乌托邦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基本套路是,通过表现黑暗、荒诞的未来世界和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是由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催生和支撑的,来展示科学技术被过度滥用的严重后果。在这 15 篇作品中,未来的高科技社会正是如此:性、爱、学术等等都发生了畸变,个人隐私荡然无存,身份会轻易被窃取,高超的技术手段摧毁了真正的艺术。许多我们此刻正在热烈讴歌的新技术,比如 3D 打印之类,都引发了荒谬的后果。有的作品则让人直接联想到著名的反乌托邦影片《巴西》(Brazil, 1985, 又译《妙想天开》)。类似去年国内流行的因儿孙在饭桌上只知低头摆弄手机而导致老人拂袖而去的故事场景,也出现在这个单元的作品中。即使在个别作品对技术的乐观想象中,人类的精神也是空虚的。有的作品甚至干脆让人类灭亡了。

第二个作品较多的主题“机器人·人工智能”,包括 11 篇作品。本来这个主题很容易催生对未来科学技术的乐观想象,但在反思科学的主流纲领指导下(对作家个人而言,接受这个纲领的指导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这个单元的作品完全没有出现这样的乐观想象。相反,当政客和演员都可以由机器人取代时,荒诞的场景就难以避免了;有不止一篇作品让人直接联想到科幻影片《西蒙妮》(Simone, 2002)。人和机器人的界限一旦模糊了,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机器人介入体育竞赛之后,人类的体育运动就难免走向终结。已经让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同时让另一部

分人恐惧万分的所谓“奇点临近”——预言 2045 年电脑芯片植入人体、人机结合的技术突破将导致人工智能超常发展的前景，当然也得到了某些作者的青睐。

接下来的三个主题，“脑科学”有 3 篇作品，“克隆技术”有 2 篇。想象了用脑手术惩罚罪犯、读心术、超级计算机智能操控人脑的情形。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作品中出现了对克隆技术滥用导致的荒诞前景的想象。“永生·吸血鬼”是一个中国读者相对不熟悉的主题。之所以将吸血鬼归入这一主题，是因为在西方的吸血鬼故事中，吸血鬼通常都是永生的。这个主题的 3 篇作品隐隐有着某种颓废的气息，这当然与吸血鬼和反乌托邦都很相容——2013 年的吸血鬼影片《唯爱永生》(*Only Lovers Left Alive*)特别适合与这 3 篇作品参照。

第六个主题“植物保护主义”虽然只有 2 篇作品，却都值得一提。这 2 篇作品都想象了人与植物进行带有思想感情色彩的沟通。其中“爸爸的小失误”的作者，居然是一个只有 11 岁的小女孩——那些梦寐以求要在《自然》这家“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发文章的人看了会不会吐血？另一篇则将科学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作为故事的背景。

第七个主题“环境·核电污染”，很自然地出现了对地球环境恶化的哀歌。事实上，当下地球环境持续污染和恶化的现实，必然使得任何作者——无论他或她对当下的科学技术多么热爱——都无法对未来作出任何乐观的想象。其中“切尔诺贝利的玫瑰”当然是涉及核电污染的作品。

第八个主题“地外文明”，是科幻作品的传统主题，这个主题下有 7 篇作品。其中不出所料地出现了对火星的想象，对更为遥远的外星文明的想象，有的作品还表现了对外星文明的戒心。值得一提的是“被拒绝的感情”，这篇小说采用了“虚拟评论”的形式——表面上是对一部作品的评论，而实际上这部被评论的作品并不真实存在。《Nature 杂志科幻小说选集》中有几篇作品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那篇“最后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方式曾被波兰著名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 Lem)初版于 1971 年的短篇小说集《完美的真空》全面使用。这种“虚拟评论”形式的好处是，既能免去构造一

个完整故事的技术性工作,又能让作者天马行空的哲学思考和议论得以尽情发挥。

第九个主题“时空旅行·多重宇宙”也是科幻的传统主题,这个主题下有3篇作品。其中想象了跨时空的犯罪行为,想象了在多重宇宙中的“分身”,也想象了这种技术普遍采用之后的荒诞前景。但基本上没能超出十多年间两部科幻影片《救世主》(The One, 2001)和《环形使者》(Looper, 2012)的想象范围。

最后,第十个主题“未来世界·科技展望”之下,又有多达16篇作品,这当然是因为将一些不易明确归类的作品都放入其中了。这里既有着一般的对未来科学技术的想象,比如生物技术、飞行设备、城市交通管理之类,也有对诸如世界的不确定性、人类的进化等等的哲学讨论。作者们想象了药物对爱情的作用(“爱情药剂”),也想象了对生命的设计(“我爱米拉:一次美丽的遭遇”)。有一篇小说中的某些情景让人联想到科幻影片《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 2014)。这个单元的最后几篇作品,是对未来某些技术的想象片段,也可以说是“凡尔纳型”的作品。不过第65篇“取之有道……”,在看似单纯幼稚的故事叙述背后,也可能暗藏着反讽——只是如果真有的话,这点反讽也太隐晦了。

娱乐中的科学

一本科学界心目中的“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却荣膺了欧洲“最佳科幻出版刊物”,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却是大有渊源的——《自然》杂志与科幻的不解之缘,是该杂志最初两任主编遗留下来的传统,也可以说就是这本杂志的遗传因子。

1869年,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N. Lockyer, 1835~1920)成为《自然》杂志首任主编,他在这一职位上长达50年之久。洛克耶在欧洲天文学界的名头,主要来自他通过分析日珥光谱推断出新元素“氦”的存在。除了专职进行太阳物理学前沿研究,和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晚年对科学史萌生了浓厚兴趣,在《自然》上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

《自然》杂志最早的科幻源头,可以追溯到洛克耶 1878 年为凡尔纳英文版科幻小说集写的书评。在那篇书评中,洛克耶认为凡尔纳小说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能够准确地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然而与洛克耶的看法相反,在一些文学人士眼中,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恰恰因为单纯追求科学知识的准确性而缺乏思想性,所以品位不高。比如博尔赫斯(J. Borges, 1899~1986)评价说:“威尔斯是一位可敬的小说家,是斯威夫特、爱伦·坡简洁风格的继承者,而凡尔纳只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勤奋短工。”

继洛克耶之后,《自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格里高利(R. Gregory, 1864~1952)同样对科幻保持着浓厚兴趣。格里高利与威尔斯早年是伦敦科学师范学院的同学,成名后一直保持着友谊,他曾在《自然》上为威尔斯的四部科幻小说《奇人先生的密封袋》、《旅行到其他世界:未来历险记》、《世界之战》、《插翅的命定之旅,关于两颗星球的故事》撰写过书评。格里高利还在《自然》杂志上还发表过大量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很具启发意义,比如他认为:“科学不能和道德相剥离,也不能把它作为发动战争和破坏经济的借口。”

如今《自然》被中国科学界视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但这种“贵族”形象背后的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呢?看看威尔斯晚年的遭遇,或许有助于我们获得正确认识,进一步了解《自然》究竟是一本怎样的杂志。

年过 70 之后,威尔斯向伦敦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自然》杂志居然刊登了这篇论文的节选。以提出“两种文化”著称的斯诺(C. P. Snow, 1905~1985)认为,这是威尔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从事令人尊敬的科学工作”。一些和威尔斯交好的科学人士,如著名生物学家、皇家学会成员赫胥黎(Sir J. Huxley, 1887~1975),曾努力斡旋推举他进入皇家学会,但结果未能如愿。这件事成了晚年困扰威尔斯的心病。1936 年,他被推举为英国科学促进会教育科学分会主席,但这也“治愈”不了他,他认为自己从未被科学团体真正接纳。